

# 中国是现状改变国吗？

——基于信念体系操作码的解读

冯慧云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操作码方法考察了中国四代核心领导人的信念,旨在为理解中国的崛起提供一些帮助。一般来说,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崛起国崛起时将与霸权国或与正在衰落的大国发生冲突。然而,除物质性权力之外,一国的动机和意愿也对该国的外交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在评估中国在安全领域是否起稳定作用时,反映在国家领导人信念中的意图对预测该国的行为就很重要。本文的研究表明,隐藏在中国领导人信念体系中的文化根基是防御性的。尽管权力转移会导致中国崛起,但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主动挑起冲突。

**关键词** 信念体系 操作码 中国战略文化

## 一、导 言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实力增长所带来的战略意涵。在

---

\* 在这里,现状改变国或领导人是指政治现实主义者的定义,即那些体现出对现状不满意,有意改变和挑战现状的国家或领导人。参见 Randall L. Schweller, "Status Quo Bias: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pp. 90—121。

---

《国际政治科学》2009/3(总第19期),第36—58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美国,那些支持接触政策的学者关注通过双边贸易以及将中国纳入到国际组织所可能产生的使中国社会化的前景。他们认为,更多的互动促使中国和国际体系相互依赖,并有助于控制这个崛起大国,使其遵守游戏规则。而那些支持遏制政策的学者则警告说,要在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对美国构成压倒性挑战之前对其进行制约,因此,有必要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搞接触和绥靖。这群现实主义学者强调,中国是一个谋求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注定会与美国发生冲突。他们认为,尽管目前中国还只是一个中等强国,不至于构成严重的问题,但是美国仍然需要采取措施阻止中国获取霸权,不管这种努力发生在亚太地区还是整个世界。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批评现实主义忽略了文化因素,并提出了一种文化现实主义的观点。他强调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内化了以战求和 (parabellum) 的战略文化,从而形成一种现实主义的大战略,这种战略在中国

---

Denny Roy, "The China Threat Issue: Major Arguments," *Asian Survey*, Vol 36, No 8, 1996, pp. 759—764; David Shambaugh,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Calculating Beijing's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1996, pp. 180—209;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Thomas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 1996, pp. 37—52; Thomas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 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 5—40; Paul Dibb et al., "Asia's Insecurity," *Survival*, Vol 41, No 3, 1999, pp. 5—20; Davi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Views the World: Ambivalent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3, 1999/2000, pp. 52—79; David Shambaugh,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From Partners to Competitors," *Survival*, Vol 42, No 1, 2000, pp. 97—115;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江忆恩这样描述以战求和的原则或者说强硬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从本质上说,应对安全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用武力除掉这种威胁。……这种战略文化倾向于在相对实力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运用高压性的手段来对付敌人。”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x;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6—268;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nternational Structures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pp. 55—90; Alastair Iain Johnston, "Realism(s) and Chinese Security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in E. B. Kapstein and M.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61—318.

历史上和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分常见。那些认为中国的强硬行为有着文化和哲学根源的学者,要么认为战略性的以战求和的文化是中国强硬战略的根基,要么认为两种不同的战略文化——以战求和与儒家思想——指引着中国的战略行为。不过,这两个阵营都与遏制学派形成了共同的结论:中国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依然是一个改变现状的大国。

与以战求和的文化相反,儒家文化强调人类生活的和平与和谐。儒家伦理规范痛恨使用武力,尤其是痛恨把武力的使用作为一种进攻性手段来谋求利益。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总是不计一切代价地避免战争。因此,中国领导人很可能表现出战略防御而不是进攻的偏好。只有当根本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中国才会以动武来回应。但是,即便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仍然不会抛弃外交手段。一个领导人的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可能是复杂的,而且会因时而异。一个在和平时期信奉儒家伦理道德的人,可能在战争时期也会表现出更加现实主义的或者说以战求和的思维特征。但是,儒家思想只是偶尔表现出进攻战略意识。

总之,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争论,即中国领导人在强大的文化影响下是否存在追求和平与和谐的行为倾向。那些承认文化影响确实存在的学者也有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而进行的争

---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江忆恩通过引用富有争议的证据来进一步论证他此前的一个观点,即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是改变现状的国家。他辩称,在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很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外交转型期,在此期间,中国奉行维持现状的外交政策。然而,改变现状和维持现状都不是静止的,而是根据背景和情况在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今天维持现状的中国可能在明天变成改变现状的国家。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John K. Fairbank and Frank A. Kiehan, Jr 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江忆恩区分了以战求和的文化和儒家文化,并对其指涉的不同战略进行了排序,依次是进攻性>扩张主义战略>防御性战略>调和主义战略。他说:“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改变现状的或者扩张主义的政治目标,相比于防御性的或者调和主义的战略,它更可能偏向使用进攻性的或扩张主义的战略。”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 113. 江忆恩将低强度的强制政策,比如新现实主义的谋求安全的联盟制衡行为,也列入到调和主义战略目录中。在其他低强度的强制政策中,调和主义战略主要强调外交、政治交易、经济刺激、组成制衡联盟。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p. 112—113. 相比于进攻性战略,儒家文化偏好调和主义战略和防御性战略。

论。儒家的信念体系表现出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偏好,而现实主义学派则比较倾向于接受使用暴力。以战求和的现实主义信念体系则更加好勇斗狠。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和平文化会将其导向热爱和平和防御性的方向。但是,对于这种观点的挑战者而言,中国的外交行为与西方国家并无二致,而且中国军队的鹰派色彩也不淡于西方国家。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中国与生俱来的强硬战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领导人甚至比西方领导人更加在乎安全。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崛起中的中国是否有意愿或动机去改变现有国际体系。国家动机是很难界定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强调物质实力(相对实力的变化)是国家动机的主要度量指标。本文通过分析新中国四代核心领导人的信念体系的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并与世界其他领导人的信念操作码进行比较,提出一些与中国和国际关系理论相关的理论和经验数据。

中国在冷战之后走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由于其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学界出现了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论断,即中国将成为现状改变国,可能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米尔斯海默和其他学者通过引用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以及在能源获取、多边制度特别是台湾问题上的强硬外交行为作为佐证,进而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相对权力使其必然与既有霸权国发生冲突。此外,江忆恩认为,以战求和的战略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因此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未来,中国都有一种倾向于强硬的偏好。由于中国领导人内化了这种强硬战略文化,尽管能力不济,中国的大战略在本质上仍是积极进取的。因此,其他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保持警惕,并且要尽早和尽可能全面地去

---

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对战略文化的定义和南希·莱茨(Nathan Leites)、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对操作代码的定义,都是一个文化集合的概念。中国领导人可能并非一致地内化了中国的战略文化,但是都在同一种文化的社会影响背景之下。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回归分析和多元方差分析,证明了四代中国领导人的多样性。在《文化现实主义》一书中,江忆恩根据自己的编码方法阅读历史和解读历史。我通过操作码来分析评估中国四代领导人,提供了一种与之不同的量化理解。Nathan Leites, *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 (New York: McGraw-Hill, 1951); Nathan Leites, *A Study of Bolshev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3); Alexander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1969, pp. 190—222;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Option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7); Ken Booth,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遏制它。

而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的批评者则认为,它忽略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案例,即当中国有机会去扩张领土的时候,却没有这样做。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论断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现在依然很弱小,而其军事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国家的发展程度是匹配的。而且,那些绝大多数可能诱发中国采取强硬行为的热点问题,都屈辱历史的产物。但是,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防御崇拜”和过去的战争经历都表明中国偏好和平与和谐。因此,他们认识到儒家战略文化对中国领导人对战略形势进行理性算计时产生的影响。

以上争论究竟谁的观点正确?这是一个可以开放讨论的问题。在不同的国际和国内制约因素下,中国领导人对外界的压力和刺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行为,但是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又倾向于采取外交和合作的方式。通过对能够反映中国核心领导人的领导特质的信念进行分析,考察他们的决策过程,以及决策者本人认为什么至关重要,笔者检验了以战求和与儒家思想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假说。受以战求和规范影响的中国领导人有以下特征:

假设 1:在政治舞台上,他们比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合作意识少,冲突意识多。

假设 2:他们比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更相信自己能够操控历史的发展。

假设 3:为了达到目标,他们一般情况下比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更少采取合作而更多采取冲突的战略方式。

如果一种以战求和的战略文化确实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中国领导群体的信念应当不会因情境、受众、角色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剧烈变化。因此,我通过如下 4 个假设同样也检验了控制变量的影响,比如领导人的信念、领导人的变更、角色、情境和受众,考察它们是否易于发生变化。

假设 4:中国领导人通常倾向于采取强硬政策。

---

比如,唐朝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很大,但是帝国政府仍然奉行了“和亲”政策,即将王室之女嫁给周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以安抚他们。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参见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Laurie Burkitt, et al,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A Army War College, 2003); John K. Fairbank and Frank A. Kiemman, Jr 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假设 5: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的信念体系不会有大的变化。

假设 6:在国内和国际受众面前,他们通常表现出相同的信念。

假设 7:他们的信念具有持续性,即使他们在政府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 二、中国领导人的信念与决策

在国家外交决策的分析中,领导人的信念重要吗?确实如此。客观形势不会直接转化为决策;客观形势首先要被那些在关键职位上的决策者,通过主观判断来感知和理解,并被他们的信念所“粉刷”。因此,情境要转化为决策需要通过不同的模式,需要对来自环境的不同信息赋予其意义。决策者因此利用类比法和历史经历进行比较,并通过文化的多棱镜去发掘出因果机制。

国家在不同的情境下持有的不同信念和观念,直接表现为在无政府状态和不确定状态下领导人的信念,界定了他们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因此,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在信念的指导下,决策者“理解和辨明复杂

---

强调信念在外交政策分析中的重要意义的作品,参见 Valerie M. Huds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Mersh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Supplement 2, 1995, pp. 209—238; Valerie M. Huds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 No 1, 2005, pp. 1—30; Michael D. Young and Mark Schafer, "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2, Supplement 1, 1998, pp. 63—96; Douglas Foyle,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Elite Beliefs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141—169; Stephen G Walker et al, "Presidential Operational Codes and Foreign Policy Conflict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5, 1999, pp. 610—625.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Ernest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Richard E. Neustadt, and Ernest R. May,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 of History for Decision Maker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Stephen G Walker, "The Motivation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lief Syst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No 2, 1983, pp. 179—202.

Elizabeth Kier, *Imagining War: French and Britis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的、不确定的环境,并赋予其意义”。“它们是信息处理的指南,并且成为解读、预料和预测他国行为的基线。”信念对外交决策有三个主要的影响效应:镜鉴效应(mirroring effects)、驱使效应(steering effects)、学习效应。信念的因果效应支持了西蒙(Simon)的论点,即决策的认知过程遵循有限理性,与之相对的是现实主义理论作为计算基础的相对完全理性的经济模型。信念和环境二者的影响必然制约领导人的决策能力,并可能导致次优的政策选择。

信念塑造中国外交政策是通过界定环境和结果偏好,并进而限定和影响决策选择、引导国家精英做出特定决策,尤其是在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中国的决策,特别是关于战争与危机的决策,是秘密的、高度集中的。尽管如此,学者们对中国决策制定的特征有几点共识。

第一,由于中国的决策制定是一个高度保密的过程,其细节很难看清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有所转变,但是决策仍然是秘密的,仅涉及少数主要决策者,关于国家安全、战争与危机的决策尤为如此。

第二,主要决策者的认知和观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党、国家和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我国第一、二代核心领导人在任期间对使用武力的决策

---

Yaacov Y. I.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3.

*Ibid.*

Jerel A. Rosati,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Laura Neack et al., e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Prentice Hall: Prentice-Hall, Inc., 1995), p. 67; Herbert A.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2, 1985, pp. 293—304.

环境的透明度和个人对新信息的接受程度(个性和信念体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信念对决策的因果效应。尽管如此,信念也可能没有影响,做决定仅仅是对刺激的反应,没有经过认知过程。当然,这在公共生活中是极为罕见的,尤其是外交决策领域。Herbert A.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 See Fred I. Greenstein, "Can Politics and Personality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3, No. 1, 1992, pp. 105—128; F. I. Greenstein, "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o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1, No. 3, 1967, pp. 629—41; F. I. Greenstei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R. C. Tucker, *Politics as Leadership*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A. L. George and J. L. George, *Presidential Personality and Performance* (Boulder: Westview, 1998); R. C. Tucker, "The Georges' Wilson Re-examine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1, No. 1, 1977, pp. 606—618。这些著述指出了信念在哪些可能的情况下对决策不起作用,因为它们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决策者控制范围之外的强烈情感和力量所抑制。

起着核心作用。

第三,中国的决策过程是一个由核心领导人领导的等级过程。外交部和中央外办等机构仅负责政策执行。政治局核心成员是主要决策者。

一些学者认为,官僚政治对决策有一定的影响,而高级将领在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文武之间的共识并不总是很容易达成的,但决策结果反映了某种共识。第一、二代领导人时期,决策者们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在新领导人和更为开放的制度安排下,现在的情况并不必然如此。

在成绩、成本评估以及行动成功的评价等方面,中国的标准不同于西方。罗恩·克里斯特曼(Ron Christman)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对军事成功程度的量化考核标准不同于西方领导人,在他看来,这一区别源于“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关于驾驭全局的重要性的直接教训”。影响中国领导层评价军事行动或其他活动有效性的潜在因素包括,“历史在塑造中国人的看法中所起的作用,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文化可能发挥的作用,历史悠久的治国理念的存在,中国军事战略界的‘军事科学’的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问题而建立一套‘学说’的历史努力”。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差异导致的政策看起来有些不合理,在某些情况下使人们对中国不惜代价维护安全的决定困惑不已。

---

中国第一、二代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期间拥有很高的声望,他们有能力控制关键事件。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一位非常具有威信的领导人。他在任期间,决策大多是在他的直接指示下做出的。虽然其他核心领导人的意见在不同场合也很重要,但最终决定通常反映毛泽东的意志。毛泽东的革命观以及他对意识形态作用的强调对于理解冷战时期他任内的中国的对外行为显得至关重要。邓小平则不同,他更加务实。他的一生曾三起三落。他的坚强个性以及对改革开放的信念,加上善于协调不同意见,反映了他的风格和经验。参见 Valerie M. Hudson, ed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Boulder,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Michael H. Hunt and Niu Jun, eds, *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 1920s—1960s: 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Asia Program, 1995); Cheng Joseph Y. S and Zhang Wankun, “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1, 2002, pp. 235—260;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对于这些差异有不同的解释,比如缺乏军事背景、性格软弱、缺乏决策经验、政治制度化和精英政治等。参见 Mark A. Ryan, et al,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York: M. E. Shap, 2003)。

Ron Christman, “How Beijing Evaluates Military Campaigns: An Initial Assessment,” in Laurie Burkitt, et a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p. 255.

Ron Christman, “How Beijing Evaluates Military Campaigns,” in Laurie Burkitt, et a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p. 256.



利用四代中国核心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本文分析了他们的信念体系以及在不同情况下的信念变化。大部分讲话数据来源于 LexisNexis 学术全文数据库索引、《北京周报》、《人民日报》(网络版)、中国外交部网站 以及中国各驻外(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使馆。数据来源也包括《毛泽东文选》和《邓小平文选》。

本文研究的案例有朝鲜战争(1950—1953)、中印边境冲突(1962)、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1999)、EP-3 撞机事件(2001),以及 1996 年和 2000 年的台海危机。最终样本包括毛泽东在 1946—1953 年间的 18 篇讲话,邓小平在 1977—1981 年间的 24 篇讲话,江泽民在 1993—2003 年间的 36 篇讲话和胡锦涛在 1998—2003 年间的 25 篇讲话。本文引入了三个控制变量:局势(战争/危机与和平/非危机)、受众(国内与国际)和角色(从属与首脑),根据讲话发表的时间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危机时期,根据受众以及根据官方角色的变化将这些讲话进行分类。局势变量检验的是领导人在外部制约之下信念是否发生变化。中国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强硬现实主义者还是在不同情况下会改变?受众变量检验的是中国领导人是否进行了“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即在国内受众面前表现得强硬(民族主义),而在国际听众面前较平和(外交手腕)。角色身份变量检验的是领导人的信念是否会随他们在中国政府中所处的角色由下属转为领导而发生改变。

---

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eng/c477.html>

在本文所涉及的时间段里,我们采取了有目的的而非随机的对外政策讲话抽样,这是为了确保涵盖领导人的重要公开讲话。笔者认识到,最近有许多关于这些领导人公开或私下讲话的中文出版物。不过,鉴于可靠的内容分析所涉及的语言翻译困难以及本文的目的有限,这些出版物并不包括在笔者的样本之中。

朝鲜战争、中印战争和中越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三场大战。1999 年 5 月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炸、2001 年 4 月的 EP-3E 撞机事件和台海危机则是近年来中国对外政策面临的重大危机事件。

毛泽东(1946—1953)和邓小平(1978—1981)被编码为国家元首,因为在讲话所引用的时间段他们处于全面掌权时期。江泽民的角色被编码为: subordinate = 1 (1993—1996), head = 2 (1997—2003),胡锦涛的角色被编码为: subordinate = 1 (1998—2002), head = 2 (2003)。

Philip E. Tetlock and A. S. R. Manstead, "Impression Management versus Intrapyschic Explan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A Useful Dichotomy?"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92, 1985, pp. 59—77.

### 三、操作码分析法

本文运用操作码分析法对中国核心领导人的信念进行全面分析。操作码分析法由内森·莱茨(Nathan Leites)首创,并应用于分析前苏共政治局委员的信念。亚历山大·乔治后来确定了下列十个问题以用于对领导人操作码的系统研究。再后来,学者们又发明了名为“文本体系中的动词”(Verbs in Context System, VICS)的电脑程序,用来“找回和分析某位领导的信念的操作码”。操作码分析法是“一种研究政治领导人的方法,这种方法要么使研究者把关注点局限在一组政治信念上,要么令其广泛地关注一组内嵌于领导人个性当中的信念,或是一组源于某个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信念。”

#### (一) 操作码中的哲学信念

P-1. 政治生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政治领域在本质上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P-2 一个人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渴望最终得以实现的前景如何?一个人可以是乐观的吗,还是说他在这一点上必须是悲观的?在哪方面是乐观的或悲观的?

---

把“情境中的自我”(self-in-situation)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就要求操作码研究纲领关注行动者。沃尔克和沙弗说“这一研究纲领的中心谜团是领导人的信念何时并如何成为解释和预测不同决策层次(行动、战术、战略和政策偏好)上国家间战略相互过程的关键性因果机制。”Stephen G Walker, and Mark Schafer,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Alexander George ed., *Advances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Yearbook* (New York: Palgrave, 2005)。

Nathan Leites, *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 Nathan Leites, *A Study of Bolshevism*.

亚历山大·乔治把表-1中各类信念分为哲学信念(对他者的意象)和工具信念(对自我的意象)。哲学信念也指一个行动者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本质做出的假定和前提,工具信念是对战略和战术有效性的假定。参见 Alexander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pp. 190—222。

Stephen G Walker et al, “Profiling the Operational Codes of Political Leaders”; Stephen G Walker, et al,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Beliefs and Integrative Complexity. Operational Code Beliefs and Object Appraisal”; Stephen G Walker, et al, “Saddam Hussein: Beliefs and Integrative Complexity. Operational Code Beliefs and Objective Appraisal” in Jerrold Post ed.,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Stephen G Walker, et al, “Profiling the Operational Codes of Political Leaders,” p. 217.

P-3. 政治未来可预测吗?在何种意义上可预测,在多大程度上可预测?

P-4. 一个人对历史的发展有多大的“控制力”或“掌控力”?一个人在“推动”或“塑造”历史并使之向自己设想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

P-5. “偶然性”在人类事务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

(二) 操作码中的工具信念

F1. 为政治行动选择目标或任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

F2. 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达到行动目标?

F3. 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动中的风险?

F4. 推进个人利益的最佳行动“时机”是什么?

F5. 在推进个人利益过程中,不同的手段的效用和作用分别是什么?

表-1 哲学信念和工具信念的指标

|      |     | 内容              | 指标 <sup>*</sup>                   | 说明                |
|------|-----|-----------------|-----------------------------------|-------------------|
| 哲学信念 | P-1 | 政治领域的本质(对他人的意象) | 正百分比—负百分比<br>其他的过渡性特征             | 从友好(1.0)到敌对(-1.0) |
|      | P-2 | 政治价值的实现(乐观/悲观)  | 其他过渡性特征的平均强度(三等分)                 | 从乐观(1.0)到悲观(-1.0) |
|      | P-3 | 政治未来(其他战术的可预测性) | 1 - 其他特征定性变化 <sup>**</sup> 的指数    | 从可预测(1.0)到不确定(0)  |
|      | P-4 | 历史发展(控制的轨迹)     | 自我的(4a)或其他的(4b)特征 ÷ (自我的 + 其他的特征) | 控制力从最高(1.0)到最低(0) |
|      | P-5 | 偶然性的作用(缺乏控制力)   | 1 - (政治未来)历史发展指数)                 | 作用从最高(1.0)到最低(0)  |

(续表)

|      |    | 内容  | 指标 <sup>*</sup>   | 说明                    |
|------|----|---|---|-----------------------|
| 工具信念 | F1 | 达成目标的方法 (战略方向)  | 正百分比 - 负百分比<br>自我的过渡性特征   | 从强合作 (1.0)到强冲突 (-1.0) |
|      | F2 | 对目标的追求 (战术强度)   | 自我的过渡性特征的平均强度 (三等分)   | 从强合作 (1.0)到强冲突 (-1.0) |
|      | F3 | 风险定向 (战术的预测能力)  | 1 - 自我特征的定性变化指数   | 从接受风险 (1.0)到回避风险 (0)  |
|      | F4 | 行动时间表 (战术的灵活性)<br>a 合作 / 冲突 (战术)<br>b 语言 / 行动 (战术)                      | 1 - 绝对价值 [% X - % Y自我特征]<br>X =合作; Y =冲突<br>X =语言; Y =行动  | 转移倾向从最高 (1.0)到最低 (0)  |
|      | F5 | 手段的效用 (权力的运用)<br>a 奖赏<br>b 承诺<br>c 诉求 / 支持<br>d 反对 / 抵制<br>e 威胁<br>f 惩罚 | 各类权力运用的百分比 (从 a到 f)<br>a的频率 / 总数<br>b的频率 / 总数<br>c的频率 / 总数<br>d的频率 / 总数<br>e的频率 / 总数<br>f的频率 / 总数 | 从最频繁 (1.0)到不频繁 (0)    |

说明:

<sup>\*</sup> 所有指标的变化范围均在 0—1.0 之间,除 P-1, P-2, F1, F2 之外,这几项指标的变化范围在 -1.0—1.0 之间。P-2 and F2 应除以 3,以使变化范围标准化。(Walker, Schafer, and Young 1998, 2003)

<sup>\*\*</sup> “定性变化的指标是分布中不同对观察结果的数量除以拥有相同案例数和相同变量分类数的不同对观察结果最大可能数量的比率。”(Watson and McGaw 1980: 88)

VICS 程序可以对领导人的公开讲话自动进行内容分析,以确定其信念的操作码。该程序从每个记录单位 (动词) 及其上下文的六种标志中取值并计算出分值,这六种特征是:主语、动词类别、政治领域、动词时态、指定目标和上下文。表-1 即是 VICS 程序计算和阐释信念值的指标。VICS 的平均值可用来

对中国领导人和作为范数的世界领导人组进行比较。操作码分析法为研究领导人的信念提供了一项有用的测量手段,通过它可以评估中国领导人的信念、政治领域的本质和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最优战略战术是受现实主义还是受儒家规范的影响。

### 四、中国领导人的信念是什么?

本文分析了四代中国核心领导人信念体系中的三个主要信念,即战略(F-1)、政治领域的意象(P-1)和对历史发展的控制力(P-4)。分析这三类信念体系旨在检验前文提到的三个文化假设(H1, H2, H3),而并不意味着其他信念变化的重要性不如这三个。表-2是四代中国领导人和世界领导人范数组进行比较的平均分值。结果显示,第一代领导人信念的操作码与世界领导人范数组的不同,其三个主要信念(F-1, P-1, P-4)的斗争性都很强。第二代领导人的得分接近于世界领导人范数组的分值。第三、四代领导人的得分接近,两人比第一、二代领导人和世界领导人范数组的合作性更强。邓小平对政治领域的认知(P-1 = 0.303)非常接近于世界领导人组的平均值(P-1 = 0.250),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斗争性更强(P-1 = -0.209)。第三、四代领导人对政治领域的认知相近(分别为0.528和0.503),他们都明显具有更强的合作倾向。

---

分值由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Baton Rouge LA 70803)政治学系的马克·沙弗(Mark Schafer)提供,范数组包含35位世界领导人的255篇文字讲话稿。在把领导人的原始分值转化为标准偏差后,相对于平均值的标准偏差将被标示出来。范数组中关键指标的标准偏差是P-1 = 0.32, F1 = 0.47, P-4 = 0.12。

江忆恩承认使用操作码分析法的可能性,并称他不用此法的原因是此法只关注个人。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表-2 四位中国核心领导人与世界领导人范数组的操作码比较(平均值)

|      |                     | 第一代<br>(数量 = 18) | 第二代<br>(数量 = 24) | 第三代<br>(数量 = 36) | 第四代<br>(数量 = 25) | 世界领导人<br>(数量 = 255) |       |
|------|---------------------|------------------|------------------|------------------|------------------|---------------------|-------|
| 哲学信念 | P-1 政治领域的本质(冲突/合作)  | - 0.209***       | 0.303            | 0.528***         | 0.503***         | 0.250               |       |
|      | P-2 政治价值的实现(乐观/悲观)  | - 0.193***       | 0.177            | 0.354***         | 0.346***         | 0.118               |       |
|      | P-3 政治未来(不可预测/可预测)  | 0.214**          | 0.158            | 0.161            | 0.181            | 0.148               |       |
|      | P-4 历史发展(低度可控/高度可控) | 0.232            | 0.250            | 0.168**          | 0.174            | 0.212               |       |
|      | P-5 偶然性的作用(小/大)     | 0.934**          | 0.961            | 0.974            | 0.969            | 0.967               |       |
| 工具信念 | F1 实现目标的战略(斗争/合作)   | - 0.283**        | 0.417            | 0.541**          | 0.582**          | 0.334               |       |
|      | F2 战术的强度(斗争/合作)     | - 0.306**        | 0.184            | 0.263*           | 0.307**          | 0.139               |       |
|      | F3 风险倾向(回避/接受)      | 0.386            | 0.329            | 0.311            | 0.369            | 0.304               |       |
|      | F4                  | 行动的时间表           |                  |                  |                  |                     |       |
|      |                     | a 合作/冲突(战术)      | 0.521            | 0.479            | 0.448            | 0.392*              | 0.509 |
|      |                     | b 语言/行动(战术)      | 0.602*           | 0.531            | 0.490            | 0.511               | 0.525 |
|      | F5                  | 手段的效用            |                  |                  |                  |                     |       |
|      |                     | 奖赏               | 0.064**          | 0.167            | 0.173            | 0.209               | 0.167 |
|      |                     | 承诺               | 0.062            | 0.021**          | 0.123**          | 0.063               | 0.073 |
|      |                     | 诉求               | 0.231***         | 0.520*           | 0.476            | 0.576**             | 0.427 |
| 反对   |                     | 0.191            | 0.173            | 0.104            | 0.132            | 0.147               |       |
| 威胁   |                     | 0.075            | 0.016            | 0.030            | 0.014            | 0.047               |       |
|      | 惩罚                  | 0.375*           | 0.100            | 0.095            | 0.063            | 0.138               |       |

说明：

\* 在 P < 0.10 (双尾)时显著。

\*\* 在 P < 0.05 (双尾)时显著。

\*\*\* P < 0.001 (双尾)时显著。

以下分值由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 (Baton Rouge LA 70803)政治学系的马克·沙弗 (Mark Schaffer)提供。范数组包含 35位世界领导人的 255篇文字讲话稿。

第一、二代领导人在历史发展的可控性这一项上的得分与范数组相近,虽然邓小平的得分更高(毛泽东为 0.232,邓小平为 0.250,范数组为 0.212)。第三、四代领导人在这一项上的得分(分别为 0.168和 0.174)则低于范数组。在战略取向这一指标方面,邓小平的分值(0.417)再次接近于范数组(0.334),而毛泽东的分值(-0.283)则显然更倾向于斗争性。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分值(分别为 0.541和 0.582)相近,而且比范数组更具合作性。

上述结果暗示,毛泽东是一个斗争性较强的现实主义者,而他的几位继任者则并非如此。第二代领导人在合作和冲突取向上明显接近于一般世界领导人。第三、四代领导人认为政治领域的本质是友好的并且更喜欢合作战略,他们对他者的认知在本质上是儒家式的,在工具信念方面也是如此。

表-3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四代领导人在关键的哲学和工具信念上(P-1, P-4, F1)各不相同。在第一代领导人和此后三代领导人之间还有其他饶有意味的差异,这些差异暗示其他的 VICS 指标会面对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和判别式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两种标准。就是说,在相互比较和与范数组比较时,这些差异符合中国领导人通常的形象差异。我们看到,第一代领导人对实现政治价值(P-2)持悲观态度,而其他领导人则更加乐观。第一代领导人强烈倾向于选择斗争战略(F1)并运用斗争战术(F2)来执行斗争战略,还比较倾向于运用惩罚手段(F5PU)。而之后的领导人显得更喜欢运用奖赏和承诺手段。

---

这可能是由于朝鲜战争这个案例。由于中国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交战,毛泽东的 P-4 值因此很低。在 1962 年中印战争期间,他的 P-4 分值明显更高。

表面效度是选取指标条目的第一原则。比如,在测量政治保守主义时,每个条目应当立即表示保守主义或其对立面自由主义。参见 E.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p. 170。表面效度不依赖于既有理论的支持。参见 A. Fink, *How to Measure Surve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ousand Oaks: Sage, 1995)。判别式效度是指在理论上不应有关联的各类测量之间关系的缺乏。E. G. Carmines and R. A. Zelle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ssessment* (Beverly Hills: Sage University Paper, 1979), p. 23。

表-3 对中国领导人之间差异性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      |       | F               | P值 <sup>*</sup> |       |
|------|-------|-----------------|-----------------|-------|
| 工具信念 | I-1   | 实现目标的战略(冲突/合作)  | 19.771          | 0.000 |
|      | I-2   | 战术的强度(冲突/合作)    | 25.499          | 0.000 |
|      | I-5AP | 诉求              | 6.222           | 0.001 |
|      | I-5PR | 承诺              | 3.353           | 0.022 |
|      | I-5RE | 奖赏              | 3.644           | 0.015 |
|      | I-5PU | 惩罚              | 18.602          | 0.000 |
| 哲学信念 | P-1   | 政治领域的本质(冲突/合作)  | 41.903          | 0.000 |
|      | P-2   | 政治价值的实现(乐观/悲观)  | 40.964          | 0.000 |
|      | P-4   | 历史发展(低度可控/高度可控) | 3.428           | 0.020 |
|      | P-5   | 偶然性的作用(小/大)     | 2.226           | 0.090 |

说明：

<sup>\*</sup> 在 P < 0.10 时显著

## 五、信念坚定性的因素

为了检验在何种条件下领导人的信念会发生改变以及如何改变,以及在什么条件下领导者人信念的操作码会发生改变,笔者运用三个双因素多元方差分析(MANOVA)以检测形势、观众和角色等控制变量对领导人信念的因果性影响。

### (一) 形势与领导人的方差分析

表-4是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了形势(危机状态或非危机状态)对领导人信念的各种因果效应。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中越冲突和冷战后的两次危机——1999年炸馆危机和2001年撞机事件——中,领导人的认同对战略信念(II)有显著的独立影响。图-1表明,领导人与形势交互的因果效应在政治领域的本质(P-1)和在历史发展的可控性(P-4)中是同样明显的。在危机或战

由于数据不能用更严格的四因素或三因素多元方差分析,我应用了三个双因素多元方差分析。由于无法获得与所有变量相关的所有领导人的演讲,导致在统计表格中有些项是空格,因此在统计上就不能进行控制研究,而且结果也不可比较。



争形势下,第一代领导人和第三代领导人的世界观变得对外界更小心谨慎,而第二代和第四代领导人不如此。第一、二代领导人掌控历史发展的意识更加深化,而后两代领导人则有降低。在危机或战争形势下,第一和第三代领导人更倾向于以对立的视角看待政治世界,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历史作用;而第二和第四代领导人对政治世界的认知没有改变,他们并不强调自己可以发挥的历史作用。尽管根据统计这些领导人存在显著差异,但是除了第一代领导人以外,其他中国领导人在战略定位和在危机或战争形势下,对政治领域的本质的认知比世界领导人的平均水平更具合作性(见表-4)。

表-4 对信念的双因素多元方差分析(领导人与形势)

| 自变量    |                     | 主效应 (数量 = 103) |                 |
|--------|---------------------|----------------|-----------------|
|        |                     | F (1, 99)      | P值 <sup>*</sup> |
| 领导人    | F1 实现目标的战略(冲突或合作)   | 16.506         | 0.000           |
|        | F2                  | 22.260         | 0.000           |
|        | F5AP                | 5.250          | 0.002           |
|        | F5PR                | 3.557          | 0.017           |
|        | F5RE                | 2.717          | 0.049           |
|        | F5PU                | 17.598         | 0.000           |
|        | P-1 政治领域的本质(冲突或合作)  | 45.552         | 0.000           |
|        | P-2                 | 43.295         | 0.000           |
|        | P-3                 | 3.859          | 0.012           |
|        | P-4 历史发展(低控制或高控制)   | 5.528          | 0.002           |
| 形势     | P-5                 | 6.973          | 0.000           |
|        | P-3                 | 9.562          | 0.003           |
|        | P-4 历史发展(低度可控/高度可控) | 6.813          | 0.011           |
| 领导人与形势 | P-5                 | 10.776         | 0.001           |
|        | P-1 政治领域的本质(冲突或合作)  | 2.557          | 0.060           |
|        | P-2                 | 2.217          | 0.091           |
|        | P-3                 | 9.206          | 0.000           |
|        | P-4 历史发展(低度可控/高度可控) | 4.959          | 0.003           |
|        | P-5                 | 10.461         | 0.000           |

(续表)

| 领导人与形势的双因素多元方差分析的平均数 |         |         |       |       |       |       |       |       |
|----------------------|---------|---------|-------|-------|-------|-------|-------|-------|
| 信念                   | 第一代     |         | 第二代   |       | 第三代   |       | 第四代   |       |
|                      | 无危机     | 危机      | 无危机   | 危机    | 无危机   | 危机    | 无危机   | 危机    |
| F1                   | - 0.291 | - 0.268 | 0.386 | 0.448 | 0.566 | 0.506 | 0.573 | 0.618 |
| F2                   | - 0.292 | - 0.335 | 0.112 | 0.256 | 0.282 | 0.235 | 0.304 | 0.322 |
| F5AP                 | 0.214   | 0.265   | 0.572 | 0.469 | 0.496 | 0.447 | 0.503 | 0.570 |
| F5PR                 | 0.085   | 0.015   | 0.010 | 0.033 | 0.116 | 0.134 | 0.070 | 0.034 |
| F5RE                 | 0.055   | 0.083   | 0.112 | 0.223 | 0.172 | 0.173 | 0.211 | 0.202 |
| F5PU                 | 0.348   | 0.428   | 0.131 | 0.069 | 0.078 | 0.119 | 0.068 | 0.044 |
| P-1                  | - 0.097 | - 0.433 | 0.302 | 0.304 | 0.538 | 0.513 | 0.485 | 0.576 |
| P-2                  | - 0.123 | - 0.335 | 0.168 | 0.185 | 0.348 | 0.363 | 0.327 | 0.424 |
| P-3                  | 0.115   | 0.413   | 0.183 | 0.133 | 0.168 | 0.152 | 0.166 | 0.240 |
| P-4                  | 0.157   | 0.382   | 0.229 | 0.270 | 0.169 | 0.166 | 0.178 | 0.158 |
| P-5                  | 0.982   | 0.837   | 0.958 | 0.965 | 0.973 | 0.975 | 0.970 | 0.966 |

说明：

\* 在  $P < 0.10$  时显著。

## (二) 受众与领导人的方差分析

表-5是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类型——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4位领导人的世界观(P-1)和战略观(F1)没有影响。毛泽东拥有最具革命性的工具理性和哲学观。图-1表明,领导人与受众交互的效应对领导人掌控历史的信念(P-4)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在国内受众面前,前三代领导人对掌握历史能力的信心更强,而第四代领导人在国际受众面前体现出来的把握历史能力的信心更强。

受众对领导人的世界观(P-1)和战略观(F1)的因果效应同样明显,都具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是,相较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领导人而言,中国后两代领导人在这方面没有显著区别。相较于毛泽东(F1/P-1)和邓小平(P-1)等前两代领导人,中国后两代领导人在面临国际受众时,对冲突与合作的信念的分值都高于范数组的均值。除了第四代领导人,中国其他几代领导人在面临国际受众时对自己能够掌控历史的信念(P-4)都低于范数组的均值。但是,这些差别不能支持那些认为中国是现状改变国的学者的担忧,即担心中国领导人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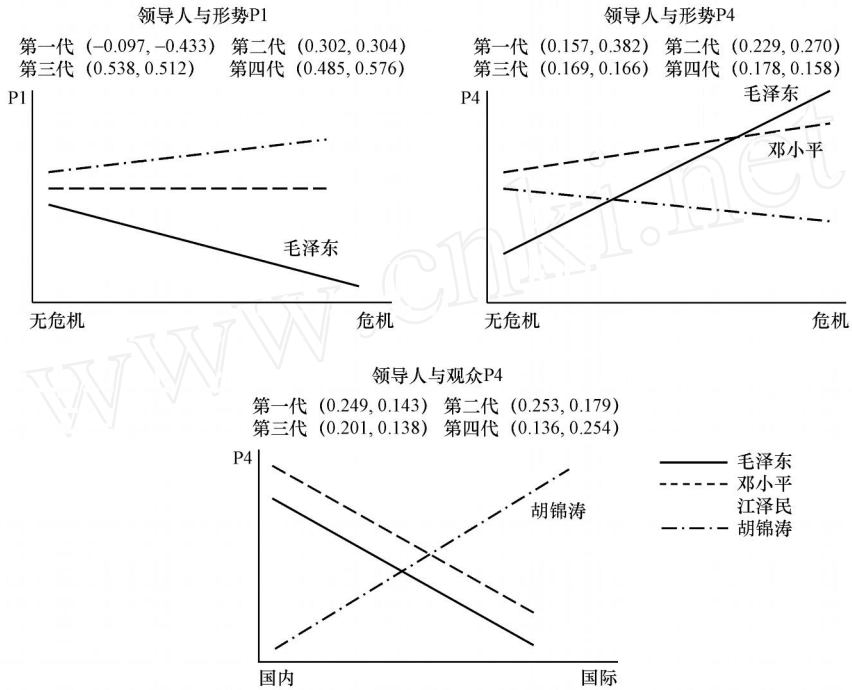


图-1 主要指标的交互效用:第一代领导人与其他三代领导人

表-5 对信念的双因素多元方差分析(领导人与观众)

| 自变量    |                      | 主效应 (数量 = 103) |       |
|--------|----------------------|----------------|-------|
|        |                      | F (1, 99)      | P 值 * |
| 领导人    | F1 实现目标的战略 (冲突或合作)   | 7.566          | 0.000 |
|        | F2                   | 9.507          | 0.000 |
|        | F5AP                 | 2.593          | 0.057 |
|        | F5PU                 | 6.774          | 0.000 |
|        | P-1 政治领域的本质 (冲突或合作)  | 24.503         | 0.000 |
|        | P-2                  | 22.110         | 0.000 |
| 观众     | F2                   | 2.821          | 0.096 |
|        | F3                   | 3.146          | 0.079 |
|        | F5PR                 | 2.790          | 0.098 |
| 领导人与观众 | P-4 历史发展 (低度可控或高度可控) | 3.969          | 0.010 |

(续表)

| 领导人与观众的双因素多元方差分析的平均数 |         |         |       |       |       |       |       |       |
|----------------------|---------|---------|-------|-------|-------|-------|-------|-------|
| 信念                   | 第一代     |         | 第二代   |       | 第三代   |       | 第四代   |       |
|                      | 国内      | 国际      | 国内    | 国际    | 国内    | 国际    | 国内    | 国际    |
| F-1                  | - 0.371 | 0.157   | 0.417 | 0.410 | 0.462 | 0.612 | 0.589 | 0.565 |
| F-2                  | - 0.379 | 0.057   | 0.186 | 0.150 | 0.208 | 0.312 | 0.295 | 0.334 |
| F-3                  | 0.429   | 0.173   | 0.334 | 0.220 | 0.311 | 0.310 | 0.451 | 0.195 |
| F-5PR                | 0.043   | 0.157   | 0.019 | 0.070 | 0.109 | 0.136 | 0.036 | 0.120 |
| F-5PU                | 0.409   | 0.207   | 0.100 | 0.090 | 0.132 | 0.062 | 0.064 | 0.061 |
| F-5AP                | 0.219   | 0.290   | 0.519 | 0.550 | 0.447 | 0.501 | 0.553 | 0.439 |
| P-1                  | - 0.231 | - 0.100 | 0.307 | 0.200 | 0.422 | 0.623 | 0.468 | 0.578 |
| P-2                  | - 0.212 | - 0.100 | 0.180 | 0.090 | 0.304 | 0.399 | 0.342 | 0.355 |
| P-4                  | 0.249   | 0.143   | 0.253 | 0.170 | 0.201 | 0.138 | 0.136 | 0.254 |

说明：

\* 在  $P < 0.10$  时显著。

对国际受众演讲时会隐藏其改变现状的意向。因为在国内受众面前中国领导人对掌控历史的信念与世界领导人的平均水平 ( $P-4 = 0.212$ ) 非常接近。

### (三) 角色与领导人的方差分析

根据表-6对第三、四代领导人的多元方差分析的检验,领导者的不同角色对领导者的少数信念有影响,但是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在第三、四代领导人由政府官员逐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过程中,两位领导人的哲学观(P-1和P-4)确实发生了变化。在此情况下,两位领导人在行使权力时更倾向于惩罚,对政治领域的友好认识变得更少,对他们控制历史发展的能力有更强的信心。这些结果与表面效度预期相一致,即拥有完整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们在涉及运用权力的决策时往往更有信心。

第一、二代领导人是我所选样本的国家首脑,故在此我仅对江泽民和胡锦涛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的检验。

表-6 对信念的双因素多元方差分析(领导人与角色的分析)

| 自变量    |                     | 主效应 (数量 = 61) |                 |
|--------|---------------------|---------------|-----------------|
|        |                     | F(1, 57)      | P值 <sup>*</sup> |
| 领导人    |                     | N. S          | N. S            |
| 角色     | I-5PU               | 3.503         | 0.066           |
|        | P-1 政治领域的本质(冲突或合作)  | 3.522         | 0.066           |
|        | P-4 历史发展(低度可控或高度可控) | 3.596         | 0.063           |
| 领导人与角色 | P-5                 | 2.836         | 0.098           |

说明:

<sup>\*</sup> 在  $P < 0.10$  时显著。

## 六、结 论

本文的结论是:中国领导人本质上并不偏好改变现状,后三代领导人至少和其他世界领导人同样具有合作性。第一、二代领导人是在革命年代经历过严酷战争的强势领导,他们对自己控制历史发展的信心更强。毛泽东终其一生在为革命的理想而战斗,而邓小平则更具实用主义。毛泽东的大部分政治生涯在冷战时期的美苏对立中度过,而邓小平则经历了世界形势的相对缓和与中美建交。毛泽东强烈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源自其对大国意图根深蒂固的、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即使是对在同一个意识形态阵营中的大国。因此,毛泽东对政治领域的本质的认识是革命性的,这一点可以明显从他公开的操作码信念体系和愿意使用武力的事实中看出。然而,当不处于危机阶段时,毛泽东的现实主义政治信念并不具有攻击性。

毛泽东坚强的性格影响了战争与平时时期的外交决策。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末期上台,执政后不久就发生了中越边界战争。邓小平修改了毛泽东关于世界战争的论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其后

---

参见 Chen King, *China's War with Vietnam, 1979: Issues, Decisions and Implication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7)。

改为可以延缓但仍不可避免。而邓小平判断：“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在邓小平 1978 年重掌政权后，鉴于他对政治领域的本质的判断，邓小平将国家工作的重心集中于经济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在“经济发展”的新目标下，军队的主要任务不是赢得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而是预防那些可能阻碍或破坏经济发展的战争与冲突的爆发。然而，邓小平实际的军事行动证明他的思维仍然基于军事联盟或均势理论。

正如学者所论，“第三代领导人显然不同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第四代领导人也是如此。当江泽民成为国家领导人时，他必须承受的历史变化是，中国领导人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进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经历过革命的领导人在老百姓和军队中仍有影响，因此第三代领导人延续了邓小平的部分政策。然而，第三代领导人在某些领域启动了新的安全合作战略。例如，致力于与印度和俄罗斯建立互信、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提出新安全观。但是在处理炸馆事件和撞机事件时，决策圈内部在对美政策上存有不同观点。第四代领导人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作为国内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因此看上去似乎有更宽泛的政策选择范围。

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驳斥了中国领导人都是现状改变者的观点。关于领导人信念的操作码分析表明，除了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中国领导人都不是进攻现实主义者。尽管第一代领导人抗衡其他强权的方式更具斗争性，那也是对时代压力的反应。根据本文对领导人掌控历史的信念和区分国内外情况的分析，以

---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s Security: the New Roles of the Milita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p. 59.

唐家璇：《新中国外交五十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

诚如沈大伟所言，中国减少了直接军事威胁，增强了国际地位，并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贸易和技术体系中获得重大利益！David Shambaugh, “China's Security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Survival*, Vol. 34, No. 2, 1992, p. 91. 根据 1998 年的《国防白皮书》，“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见第二部分“国防政策”，2009 年 3 月 25 日，<http://www.china.org.cn/e-white/5/index.htm>。

James C. F.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2002), p. 255.

李成指出：“第四代领导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内部的差异大于他们与以往几代领导人的区别，”“主要差别体现在政治坚定性、教育背景、职业生涯和政策偏好。”参见 Li Cheng,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p. 217.

及对领导人个人经历的分析,本文发现当代中国领导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体现了不同的信念,但是没有一名领导人偏好对抗的方式,而是更倾向于合作。因此,在处理对华政策时,美国的防范行为将在不经意间强化中美间的安全困境,而美国的协作行为则可能缓解安全困境。

---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p. 5—56.

## 作者简介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和2009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电子邮箱: liufeng00@gmail.com

冯惠云 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1994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2和2005年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分别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最新著作为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电子邮件: huiyun\_feng@asu.edu

王一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8级硕士生。200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电子邮箱: holdself@hotmail.com

田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1998、2001和2004年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电子邮箱: tianye@ruc.edu.cn

王鹏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2008级专门史研究生。电子信箱: greatbird1020@sina.com

郭莹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著有《中国社会史论》、《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等。电子信箱: guoyinghbdx@163.com

王日华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1999年在安徽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4和2008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电子信箱: wangrihua@gmail.com

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8年获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编著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合编),译著有《战争与国家形成》。电子邮件: xuj@cass.org.cn

杨倩如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200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史学史与中国文化传统。电子邮件: shirley\_yqr@sohu.com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1992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最新代表作为《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合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国际关系分析》。电子邮件: yanxt@mail.tsinghua.edu.cn